

到一九九六年，我瘫痪了整整七年，严重的肺结核、淋巴结核和骨结核一直缠绕着我，还总抽风，说实在的，我就是一个等死的人了……

“看神仙”是儿时最快乐的时刻

童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快乐可言，在我之上，母亲已经生了七个孩子，到我这儿，父母很希望我是个男孩儿，但事与愿违，我还是个女儿身。

我刚出生时，我的八爷拿着算命书对照，说我命相不吉利，是个“丧门星”、“扫帚星”。我妈不乐意听，也不愿意承认，就又从城里请了个双目失明的算命先生给我算命。这位先生却说“是被神佛从天上贬到人世间赎罪的。一生魔难多，但是好事。”从此我妈逢人就讲：“我这个丑八怪闺女将来还能读上天书哪！”

我长的丑，从小身体虚弱，硬活干不了，也就总是被家人忽略，哪怕一整天都不见我的踪影，家人也不会想起我去找我。

农村家家地里都有柴火垛，都是玉米秸堆起来的。烧火时，就到那儿搂一抱，搂的次数多了，柴火垛就被搂出一个窝来。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躺到柴火垛里，看天空，想心事，有时候会偷偷流泪。有一天，当眼泪在我的眼睛里流出时，我在泪幕里看到了很多神仙，都穿着那种大袖子的古装衣服，仙女在天上飞，说不出来的漂亮。我心情立刻好了起来。那之后，只要我心情不好，我就跑到柴火垛那儿，去看神仙、看仙女，那时候，我以为别人也能看到这样的景象，所以并没有把这当新奇告诉过任何人。

在我上学的时候，我总会在田地间遇到一位有着长长白胡子的老头，他总会送给我小册子看，就象今天大法弟子送给世人的真相小册子，小册子里边都是神话故事，我可愿意看了，我知道的神话故事很多都是那时候看来的，每次看完，也不知道啥时候，小册子就没了。

有了自己的家，病魔却找上门

我二十六岁那年，我们全家搬到了县城，三十岁时我结婚了。结婚时，由婆家出工出料在我娘家的房后院为我们盖了一座新房，房子里外也就三十平米，房子由东向西连同门前的小院儿占了房后三分之一的面积，房子小，院子也小，自行车推进来，得倒着退出去。我们新房的右侧还有三分之二的空地，娘家卖给了另一户人家，那家人家在那块地上盖起了二层楼。

有了家，也有了房，我本以为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，我可以过属于自己的日子了，但是，随后而来的日子却苦不堪言。

八三年，我生了老大，是个女儿，这时我感觉自己身体不仅仅是虚弱的问题了，干点活儿就累的不行，娘家妈和婆婆都认为我不坚强，我就咬牙硬挺着，使劲干活，但实际上我自己最清楚，我的身体已经是支撑不住了。

两年后，我怀上了第二个孩子，在怀孕五个月的时候，单

位有事，我就骑自行车去了，在路上和另一辆自行车相撞，撞得不重，那人连停都没停就走了，我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，在地上向前擦了一下，当时也没太在意，只是感觉腿有点疼。

没多久，我的右腿就不好使了，在我怀孕七个月的时候，我已几乎是瘫在炕上了。家人想让我把孩子做掉，可是，医院不给做，怕我死在手术台上，我不得不坚持着把孩子生下来，生孩子前，娘家妈说生完孩子就好了。

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儿，生完孩子，我并没像娘家妈说的那样好起来，相反彻底瘫痪了。

老二出生，老大才三岁，我成了瘫子，这个家一下子陷入了困境。我丈夫是民办教师，工资很低，有时候都开不出钱来。我们结婚刚几年，又接连生下这两个孩子，家里一点积蓄也没有，根本就拿不出钱来给我治病，我不得不躺在炕上在痛苦中煎熬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，感觉就是在等死。

睡梦中有人告诉我再给我十年的时间

老二快三个月的时候，一天我做了个梦：两个警察样的人进屋来，瞅了瞅我，走了，随后又进来两个女的，进来就把我领走了，朝着西南方向走，去的地方很阴暗，我们到那儿的时候，那两个警察样的人也在那儿，我和那两个女的刚到，就见来了一个大官，瞅了瞅那两个警察样的人，又瞅了瞅那两个女的，说：“你们先别走，我问她几句话。”

大官问我：“你婆家信啥的？娘家信啥的？”我说：

“婆家信天主，娘家啥也不信，《圣经》我看了，我老婆婆让我看的。老婆婆让我信天主。”大官又问：“那你信没信啊？”我说：“《圣经》讲的挺好的，都是让人学好向善的，但我没正式加入进去。”大官又问：“你为啥不正式加入呢？”我说：“我看他们信主的没按照《圣经》要求去做，他们是信徒，但是，他们没按照《圣经》这本书上说的去做，他们说的一样，做的又一样，我不想跟他们在一起。”大官说：“那你将来咋办？”我说：“将来我要找一个最好最好的法门，就是天底下从来没有过的那法门。”他说：“那你有信心吗？”我说：“我有信心啊。”他说：“好，给你十年时间。”

说完他就对那两个警察样的人和那两个女的说：“给她头发解开。”先前，他们已经把我头发盘起来了，盘的很高很高的。那两个女的解开我的头发后，就把我送回来了。

我被领去的时候感觉飘飘悠悠的走了，回来又是飘飘悠悠回来了。刚一回来，我就醒了，睁开眼我就想啊，使劲想使劲想，想我刚才去哪了呢？

天亮的时候我妈来了，我就跟她说了这个梦。我说：“那个人挺高的，白净儿的，穿的是人世间的衣服，白衬衫，还系着领带，乐呵呵的。”

在我和我妈说这个梦的时候，我妈忽然说：“你昨天都不行了，今天咋又有劲说话了呢？”我说：“他说给我十年的时间，

我可能还有十年的寿吧。”就在那个梦后，婆婆张罗着借钱把我送医院去了。

医生一检查，说我身体里的结核菌严重超标，是正常人的几十倍，右侧骶髂骨已经坏死了，得手术换掉。当地的医院根本没做过这样的手术，但是，家里没有钱，没法送我到大地方去看病，无奈只好和大夫商量尽力吧，总比等死强。

八七年一月二十八日，我被推上了手术台，大夫从我右胯骨上取下一块骨头，磨成骶髂骨的形状给我安上了。手术非常成功，大夫还因为治我的病出了名并调到了省城。

手术做了刚三年，我又瘫痪了

我在医院住了一百天，婆婆来给我看孩子，之后，婆婆回去了，因我家房子也实在是太小了，周围的房子又都比我家的高，屋子里可黑可黑的了，婆婆也没处呆。邻居常常偷偷议论我家的房子：“不怕青龙高万丈，就怕白虎探一头。”意思是我家的风水完全被周围高出来的房子给遮住了，都说：“这家人家还能活过来吗？”

在我出院的时候，大夫曾经嘱咐我丈夫，虽然手术成功了，但是得养，不能干活，还得适当补充营养。但是，家里条件本来就不好，手术又欠了很多外债，根本达不到大夫的要求。

在我手术三年后，因为没按大夫要求的那样休养，我的右腿又没知觉了，原来还挺轻的左腿也彻底没了知觉，我连翻身的能力都没有了，我彻底瘫痪了。

第一次手术的时候，大夫告诉了我骨结核是怎么回事，现在，我自己就知道了，结核菌已经在我的身体里泛滥了，表面看着没有伤，只是红肿，疼的不敢碰，实际上里边的肉都已经是烂的了，我已经没有了丝毫治疗的价值，家里也不可能送我去医院了，第一次手术时欠下的外债还没有还完，谁又肯再把钱往我们家这个无底洞里填呢！死亡对我来说已经成了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。

我感觉很对不起丈夫，自从我嫁进了人家的门，就没给人家带来好事儿，我在心里问苍天：我真就成了别人说的“败家娘们儿”吗？真就是“丧门星”、“扫帚星”吗？真的是犯了哪条天法，被贬到人世间赎罪的吗？

之后的七年里，我像个硬板一样直挺挺的躺在炕上，瘦的枯骨一样，只有一寸多厚，皮肤皱皱的像鱼鳞似的，躺的时间长了，后背开始长褥疮，整个后背烂的连成片，招来苍蝇到处飞，丈夫不在家的时候，屎尿就全靠孩子往出弄，孩子小，弄不干净，屋里味特别大，呛的人都不敢进屋，后背浸出的脓水透过身下的垫子，一点点把炕面都沤塌下去了，街道要是有啥事，谁上我家来通知，都是捂着鼻子，说完赶紧就走。

我躺在炕上，除了还能喘气，就跟死人没啥区别。

我这个丑女还真读上天书了

一九九六年，女儿已经十三岁，儿子也十岁了。那年的五月初八，俩孩子商量：“给咱妈整到南地溜达溜达去。”他俩

一本书两段文字，我重获了新生

文 / 刘文君

就这么想着想着，我身上就象过电了似的，身上酥酥的，可舒服了，从打来到人世间，从来没有那么舒服过，可好可好了！一舒服了，我就把眼睛闭上了，这书还在胸前支着呢，我睡着了。

这一睡，我就感觉自己上天了，那天呢，可蓝可蓝了，星星向我一眨眼一眨眼的，好象都在看我似的，在天的南边出现了一个大佛，我能看多远，佛就有多大，那佛说的话是立体声音，震天震地的，还带有回音。在我正看佛的时候，我看不见在我的目光下方黑压压的人群，在那嘲笑我呢：“看那龇牙咧嘴的，身上烂乎乎的，象鱼鳞似的，还修佛呢？”我瞅瞅他们，女人都穿着连衣裙，抹着红嘴唇，还穿着高跟鞋；男的，腰上别着大哥大，都在那儿嘲笑我呢，我寻思，可不能看你们，快点看大佛，一会儿大佛走了。

我还在梦里呢，孩子把我推醒了。醒了我就和孩子说话，孩子说：“妈呀，以前你都说睡不着觉，今天咋睡着觉了？你这口齿咋这么灵了呢？”我就跟孩子说，我上天了，看见大佛了，我就把梦里的事儿和孩子学。这俩孩子相互瞅瞅，说：“咱妈口齿伶俐了，还有精神头了，咱俩肯定是做梦呢，不能是真事。”

俩孩子想要证实一下是不是做梦，就去前院找他们舅妈去了。他俩和舅妈说：“看我妈，身体咋好了呢，还能说话了，是不是真事啊，是不是我俩做梦呢？”他们的舅妈说：“竟扯呢。”俩孩子拉拉扯扯就把他们舅妈整我家来了。一看，我扶着炕沿在地上站着呢，虽然站不稳，但是，我能下地了。他们舅妈可吓坏了，我都瘦那样了，又是七年的瘫痪，突然站地上了，那多吓人啊！她吓的一溜烟就跑了。她这一跑，院子里的鸡就炸窝了，到处乱飞，这一下惊动了邻居。

很多邻居过来看我，我在屋里扶着炕沿挪，没有炕沿的地方就扶墙挪，我挪到了外地（进房门的厨房）。

正在这时，我丈夫回来了，一看，我家门口怎么那么多人，他就寻思肯定是我死了。那些邻居看见他都说：“看看吧，看你媳妇吧，她咋的了？”我丈夫说：“那就是早晚的事，都在意料之中。”邻居说：“不是死了，是好了！”他说：“哎呀，说这些假话干啥呀！”他寻思他们在安慰他呢，他象往常一样把车子倒进院子，支在墙边，往屋里瞅，看我在厨房站着呢，他害怕了，他都没敢从厨房这门进屋，一步上了窗台，从窗台进了屋。

他一眼看见了炕上的《转法轮》，就拿起来看，看了十多页，说：“我知道你是看这本书看好的，这本书的作者可不是一般的作者，这本书你得老看下去，不能放下，不能病好了就拉倒。”

过后，我跟他学他说的这些话，他说：“我也不知道我当

时说啥了。”

我只读了《转法轮》中《论语》中的两段文字，就站起来了，这《转法轮》还不是天书吗？真象我妈说的，我这个丑女还真读上天书了！我身体好了，我妈可激动了，她对著书中大法师父的照片说：“您就是我闺女要找的真佛啊！”边说边磕头。

我左侧小肚子里有个包，用手在外面就能摸到。在我炼功十四、十五天的时候，我正蹬缝纫机给孩子改衣服呢，就感觉肚子使劲往下坠，像要生孩子似的，我赶紧往厕所跑，但是去公共厕所已经不赶趟了，我就往房头跑，那儿有个便桶，刚到那儿，我就感觉有东西掉到裤子上了，我把它拿出来，有馒头大，我拿铁钎把它切开了，那里边层层迭迭的，有点象层层鱼鳞挤压到一起了似的，梆硬梆硬的，层与层间还有脓，看完了，我就把它扔进便桶里了。等丈夫下班回来，我就跟他说我肚子里的包掉下来了，他说：可惜你都扔了，要不就可以拿医院去化验化验，看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。

从我打开《转法轮》，我的身上就再也没有抽过，还有分析能力了，不犯胡涂了，身上的病全好了。身体好了以后，我还给丈夫代过半年的课呢，还被教育局领导表扬过呢，为这件事，有人开玩笑说“抽风抽的傻娘们，炼功炼的还成优秀老师了！”

九九年迫害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有人上我家来，问我有没有书什么的，他们不好意思翻，我说：“无论你们站在啥角度上到我家来，我都告诉你：‘法轮大法好’。我有一本《转法轮》，但是我这书你可不能拿走，你要拿走的话你就等于把我的命拿走了。”

我给他们讲了这本书得来的经过。我说：“我是想告诉你们，没有这大法，能有我今天吗？我今天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，就是《转法轮》打开了我的智慧。这本书的内涵有多博大精深啊！你千万千万别做点好事啊！”他们走了，没把书带走，带着感慨走的。

结束语：

从我做梦被告知再给我十年的时间，到我得法的那一天，差两个月就是十年。我知道，是师父在我得法前十年把我从地狱里捞了回来，那个梦中的大官就是师父。

现在，二十年过去了，我不仅没死，相反身体健康，家庭温馨幸福，我和丈夫相敬如宾，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，自食其力了。全家人都知道“法轮大法好”，所有的亲属也都知道“法轮大法好”。

我不知道怎样感谢师父、感谢大法，只知道师恩如天，师父给予我和我们这个家的是天大的恩情。（因篇幅，有删改）